

哲学史

75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他于1912年赴英国求学，其哲学生涯也主要在英国度过，尽管他曾有大约20年的时间回到奥地利居住。此时我想谈谈维特根斯坦；然而，在回到我们之前讨论的伯特兰·罗素时，罗素与19世纪的经验主义者，特别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一脉相承。这些经验主义者及其对客观经验科学知识的关注，体现在假设演绎法中，也就是说，科学解释具有演绎系统的结构，其前提是广泛的一般性假设。

因此，罗素在其逻辑原子论中体现了假设演绎法，即他试图将我们自认为已知的知识分析成其逻辑组成部分，并将这些逻辑组成部分组织成一个演绎系统，并将所有必要的前提作为该系统的假设。所以，假设演绎法，当然还有这种科学方法的普遍推广。我们在罗素的著作中看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希望这种方法成为所有哲学、所有人类知识、所有科学的方法。

换句话说，19世纪哲学向20世纪初罗素思想的这种转变，代表了一种所谓的科学主义，它将科学方法视为获得可靠知识的唯一可接受的方法。正是这种科学主义。而这种科学主义也体现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中，我必须补充一点，是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即《逻辑哲学论》的作者。

晚期维特根斯坦，以其著作《哲学研究》为代表，与早期有所不同，我们将在下周讨论他。但早期维特根斯坦在这方面与罗素相似，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也是如此。A·J·艾耶尔代表的立场也类似，尽管他在某些方面缓和了对科学和假设演绎法的诉求。

好的，请记住这个框架。接下来，我将概述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框架，并就其《逻辑哲学论》中的一些内容做一些评述。其中一个有趣的地方（我稍后会详细说明）是，《逻辑哲学论》的导言是由罗素撰写的。

无论这是否是维特根斯坦的本意，罗素的导言似乎表明，维特根斯坦所做的正是罗素本人在其《逻辑原子论》中所坚持的。罗素在序言中实际上指出，本书从词语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出发。这种关系揭示了传统哲学是如何从无知和语言误用中产生的。

这正是贯穿实证主义者思想的一个主题，也是维特根斯坦早期和晚期思想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罗素对此也深表赞同。别忘了，他那部著作的标题是《神秘主义与逻辑》，他在书中批判了唯心主义者。罗素接着指出，由于语言的滥用，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理想的语言。

这不是一种实际存在的语言，也不是任何普通的语言，而是一种理想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每个名称、每个名词都只指代一个事实，因此任何一个词都不可能用来指代两个不同的事物。消除歧义。消除重复指代。

消除可能产生误导的内涵。一种严格逻辑的语言，其中原子事实由原子命题以相似的方式描述。你还记得罗素在这方面说过的话吗？

现在罗素说，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所做的。好吧，我们来看看。维特根斯坦在本书序言中说，这本书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

这本书探讨的是哲学问题。你在阅读过程中或许难以辨认出这些问题究竟是什么，但作者指出，这本书探讨的是哲学问题，并表明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误解了语言的逻辑。我们语言的逻辑。

那么，他所说的“语言逻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显然，他指的不是演绎三段论。那不是语言逻辑。他指的也不是归纳推理。

那不是语言的逻辑。他指的是语言的逻辑结构，也就是语言所具有的逻辑形式。

主谓结构，尤其如此。命题的主谓结构陈述事实。明白吗？陈述事实。

词语，作为符号和名称，本身并不一定能表达任何观点。所以，如果我走进房间，只是简单地说“棕色”、“房子”以及其他几个孤立的词语，你会觉得我疯了，因为我根本没有表达任何观点，也没有陈述任何事实。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而不是在陈述事实。但在这个例子中，我肯定不是在陈述事实。

所以他说，哲学问题之所以被误解、甚至被对立起来，是因为语言的逻辑，或者说语言的逻辑运用，被误解了。因此，这本书的全部意义可以用几句话概括，而他在书的最后一页又回到了这句话：凡是能说的，都可以说清楚。

对于我们无法清晰表达的话题，我们只能保持沉默。换句话说，要么拿出真本事，要么就闭嘴。那么，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阐明语言表达的局限性，并向我们展示语言是如何表达这些局限性的。

这是一本探讨语言逻辑的书。现在，有了这一点，我想你应该能理解我给你的这份提纲了。左侧栏的数字来自正文的段落编号。

所以他的第一句话是1，第二句是1.1。打字员把1.1打成了1-1。这很正常，毕竟这种格式不常见。有时候，这种数字代表一整段文字，有时候却只代表一句话。这似乎反映了这个人写作和教学的方式。

据说他会筛选选修他课程的学生，只留下他想要的那六个人。然后他们会在位于剑桥的房间里见面，那里的教授都有自己的宿舍。

他习惯性地跨坐在硬皮椅上，双臂撑在椅背上，陷入沉思，说完一句话后，便期待研讨会上的人继续讨论，常常会长时间停顿，等待像大卫这样的人发言。关于这个神秘人物以及他的行事方式，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但请注意他说了什么。

事实的确如此。世界是由所有事实构成的，而非所有事物构成的。这真是一个全新的区分。

在事实和事物之间，他的意思是？事实是指某种状态的存在。明白吗？所以事实往往很复杂。甚至可能存在分子层面的事实。

原子层面的事实是存在的。比如罗素。明白吗？分子层面的事实也是存在的。

事实可以细分为原子性事实。事实是指事物状态的存在。事物状态是指对象或事物的组合。

所以事物仅仅是事物状态的组成部分。现在注意发生了什么。他的观点是，词语用来命名事物。

明白了吗？词语用来命名事物。这些词语用来命名事物。词语是事物的组成部分，更准确地说，事物是事物状态的组成部分。

事实就是现状。而语言混乱的关键在于，一个词可以用来指代许多不同的事物。他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绿色就是绿色”。

他指出，第一个果岭代表一个人，就叫他威廉·格林吧。第二个果岭代表一处房产。

他嫉妒了。好吧？或者，我想，他可能还会说，“格林”是大学校园里一个四合院的名字，或者是剑桥剑河沿岸绿色草地的名字。

绿色。也许在春天，有人会说绿色就是绿色。一个地名。

还有一种品质感。但这仅仅是他用来说明词语可以指代不同事物的例证。同一个词可以指代不同的事物。

歧义由此产生，混乱由此产生，由此造成的语言混乱会引发哲学问题。

现在他继续说下去，但我们自己却能从图片中看出端倪。没错。我们把绿色想象成嫉妒得发绿。

或者我们想象剑桥的绿地是绿色的。我记得以前沿着它散步。它是绿色的。

绿意盎然，郁郁葱葱。就在河边。

二战结束后不久，我被派驻到剑桥郊外的一个基地。我们以前经常在休息日去那里，在大学里闲逛。好吧。

我们会在脑海中想象事实。我们在脑海中进行想象。我们把事实形象化。

也就是说，这是一幅图像，一种心理状态，即图像本身。这幅图像，或者说这种心理状态，是对现实的一种模型。它是一种心理模型。

好的。但是图中的元素代表物体、事物。那么，图中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这幅图，就是由图中的元素所代表的事物或物体，我们通过这些元素来理解事实。

好的。对事实（即事态）的心理图像是由心理图像中的元素构成的，这些元素用词语来指称，而这些词语又对应于构成事态的事物。所以你必须理解这些关联。

你会看到罗素的原子性陈述，原子性命题对应于原子性事态，以及两者元素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贯穿始终。但除了这幅图是一种心理模型（二、一、四、一）之外，这幅图本身也是一种事态，一个事实。是的，我脑海中存在这幅图，它本身就是一种事态。

图片本身就是一个事实。那么，图片和它所描绘的事物之间必然存在某种相同之处。是的，图片和它所描绘的事物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对应关系。

好的。心理图像可能由词语构成，但它所指涉的客观事实并非由词语构成。那么，心理图像和客观事实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同一性呢？你明白吗？并非它们都由词语构成。

哦，是逻辑形式。我们需要一种语言的逻辑形式，它能够与客观事物的逻辑形式完全一致。明白吗？那么第三点，事实的逻辑图像，你看，就是一种思想。

逻辑图像就像一个命题。命题表达的思想可以通过感官感知。是的，因为命题可以被听到、被阅读，无论它是简单的命题还是复杂的命题，无论是涉及原子还是分子层面的事实，都一样。

关于第一部分，有两点需要注意。你可以看到他是如何运用罗素的逻辑分析，即逻辑原子论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种理论被称为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图像理论。心理表征，也就是思想，是与事态相对应的图像。现在，如果我们思考一下意义的本质，或者说思想的本质，意义的本质，那么意义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指称性的，也就是逻辑上所说的外延，名词的逻辑外延。

它指称什么？它所指涉、所延伸的具体事物是什么？是单一的还是众多的？因此，他几乎完全强调了语言的指称意义和延伸意义。由于事态似乎是经验对象，这就变成了一种经验主义的意义理论。当然，这种理论的先例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提出的：物质一词在经验上指称什么？感觉的永恒可能性。

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来看，“心灵”一词指的是什么？是反思的永恒可能性，是经验主义的意义理论。大卫·休谟曾提出过一个关于所有事实、陈述的理论，有趣的是，同一个词——事实——本身就是事实。那么，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事态呢？嗯，如果你不能，那么，根据休谟的说法，将这种哲学语言翻译成经验事实、事实陈述的语言，它就毫无意义。

你还记得他在探究的最后，把那本书付之一炬吗？让我们来一场焚书大战，把那些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废话统统烧掉。所以，你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得到的，是与休谟相同的经验主义意义理论，但这种经验主义理论，与密尔的理论相同，被翻译成了罗素的逻辑原子论语言，并在维特根斯坦早期著作中得到了重申。而正是这种经验主义意义理论，在恩格斯的逻辑实证主义中，演变成了可验证性原则。

我把那条意义可验证性原则写在了下面。你们现在应该去读艾耶尔的书了；有些人可能已经开始读了。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第一章的标题是《形而上学的消除》。

依据何在？经验主义的意义理论。这要归功于罗素和一些欧陆哲学家，比如维特根斯坦，以及密尔和大卫·休谟的传统，形而上学被摒弃了。19世纪经验主义的反形而上学倾向在20世纪实证主义中重现。

这些都清楚了吗？关于图像意义的理论？好的，跟我一起看看后半部分。符号和象征。也许你已经习惯于把这两个词互换使用。

他不这么认为。许多语义学家也不这么认为。词语是一种符号。

好的，词语是一种符号。同一个符号可以被两个不同的人用来表示。是的，你看，词语可以象征不同的事物。

“绿色”这个词，或者说它的发音，可以用来象征比尔·格林，而比尔·格林这个名字可不是我编的。碰巧我认识一个叫比尔·格林的人。它确实可以象征绿色。

它可以用来象征嫉妒这种情绪。当然，它也可以用来象征颜色。所以，同一个符号可以被赋予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

这样一来，最根本的误解就很容易产生。他括号里说，哲学领域就充满了这种误解。没错。

当我们继续深入探讨时，就会涉及到身心问题。在他的著作中，他论述了“心智”的概念，并指出“心智”一词之所以被用来指代某种实体，即人类的非物质部分，仅仅是因为人们对语言逻辑存在误解。然而，如果正确理解语言逻辑，就会发现“心智”仅仅是指某些大脑功能。

你看，这样很容易造成混淆。为了避免这类错误，我们不能用同一个符号表示不同的符号。

这显而易见。我们需要的是一种遵循逻辑语法的符号语言，也就是罗素理想中的语言。

是的。我们需要用符号逻辑来精确地进行哲学研究。你看，正是这类事情催生了如今的符号逻辑产业。

还有403，哲学著作中大多数命题和问题并非错误；它们只是荒谬的。它们毫无意义，毫无道理。你明白吗？

他所说的“意义”指的是词语的指称对象。“绿色”这个词可以指代多种事物。因此，语言的无意义用法指的是使用没有经验指称对象的语言。

所以，当逻辑实证主义声称形而上学、形而上学语言是无意义的，或者任何不符合意义可验证性标准的事物都是无意义的，那么你就是在说它没有指称对象。它没有经验性的指称对象。它所指称的任何东西都不具有经验性质。

那么，如果哲学中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都是无意义的，哲学除了闭嘴之外还有什么用呢？答案是4031。哲学是对语言的批判。它分析语言的用法，以确定它们是否具有经验意义，是否有意义。

如果它们不符合要求，那就给它们贴上这样的标签，然后忽略它们。如果它们符合要求，那么它们的真假就可以由相应的实证科学来判定。

哲学的职责并非判定任何事物的真假。如果一切意义都源于经验，那么命题的真假就属于科学范畴，而非哲学范畴。因此，哲学仿佛成了语言的逻辑交换中心，接收诸如“你能帮我解答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吗？”之类的求助电话，并将这些电话转接到不同的学科领域。

哲学的功能就是逻辑，即语言的逻辑。由此可知，所有真命题的总和就是自然科学的全部。请记住，我在引言中使用了“科学主义”这个词。

什么是科学主义？它认为只有科学知识才有价值。只有通过科学方法获得的知识才能被科学方法验证，才有价值且可接受。这是一种科学排他主义，显然在19世纪的经验主义者、早期的维特根斯坦以及逻辑实证主义者中都有所体现。

明白了吗？但是，哲学并非自然科学。它的目标是对思想进行逻辑阐释。它不是一套教条，而是一种活动。

在最后一句话中，你可以加下划线等等。所以，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你不应该再把某人的哲学当作一套教条来谈论。不要把黑格尔的哲学当作一套教条来谈论。

你看，你谈论的更多的是那些真正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这个说法是维特根斯坦提出的，但它在维特根斯坦之外的人群中也流行起来，所以你可能经常听到我们系里的人跟你说，拜托，去做点哲学研究吧。别只是道听途说。

试着理解这个人的想法，自己也做些哲学思考，你看。哲学无论它是什么，都是一种分析活动。至少它是。

那么，他的观点是，哲学命题并不能描绘现实，科学才能做到这一点。科学只能告诉我们那些可以通过经验验证的方式理解和表达的事物。

完全通过经验手段，否则科学无法告诉你形而上学的问题，也无法告诉你宗教问题。他说，这样一来，所有能被思考的事物都可以被清晰地思考。而那些无法被清晰地思考的事物，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好的。我再补充几点，说明他是如何运用这一点的。既然他提倡科学经验主义，那么他也同时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显然会遇到归纳法的问题。

自然界的统一性才是问题所在。所有归纳推理都建立在对自然界统一性的断言之上。好吧，他对此是这么说的。

所谓的归纳法则不可能是逻辑法则，因为它显然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有意义的命题是指指向经验数据的命题。归纳法则，即自然界的统一性，指的是经验数据的统一性。

所以它不是逻辑定律。好的。那么，在传统哲学中作为归纳定律基础的因果定律呢？因果定律并非定律，而只是定律的一种形式。

因果律是一个通用名称。在力学中，存在最小原理和因果律。在物理学中，存在因果律。

并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因果律。它仅仅是特定因果律所依附的空泛形式。因此，它强调的是这些因果律的逻辑结构。

我们来看看。再往后一点。归纳法的程序没有逻辑依据。

这不就是大卫·休谟的翻版吗？只不过是一种心理学上的辩解。又是大卫·休谟的翻版。

你明白了吗？没错，心理学上的合理性在于，我们基于那些不断出现的关联因素，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因果信念，这种信念影响着我们的预期。然而，并不存在因为某件事发生了另一件事就必然导致另一件事发生的强制性因素。不存在因果必然性。

唯一存在的必然性是逻辑必然性。例如，A不可能不是A。不存在因果必然性这种东西。

因此，整个现代世界观都建立在一种错觉之上，即所谓的自然法则可以解释自然现象。自然法则并非自然现象的解释，自然法则也并非法则本身。

完全没有必要。那么价值观呢？道德价值观呢？好的。以下是他对道德价值观的看法。

在这个世界里，也就是说，在事实的世界里，在经验事实的世界里，一切都如其所是，一切都如其所发生。在这个世界里，不存在任何价值。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价值并非经验事实，也无法通过经验观察。如果真有价值存在，那它必定存在于世间万物之外。

明白吗？价值必须是外在的，它必须存在于世界之外。因此，伦理命题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命题？命题是对事物状态的陈述。它是事实，是经验事实。

所以，不存在伦理命题，也不存在伦理命题。命题只能表达事实，无法表达更高层次的东西。因此，很明显，伦理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什么是“你应当”形式的伦理法则？当这样一条法则被制定出来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如果我不做呢？你应当做，如果我不做呢？显然，伦理与通常意义上的奖惩无关。因此，我们的问题在于行为的后果，而这无关紧要。

这些后果不应仅仅是事件。因为我们提出的问题必然蕴含着某种意义。行为本身必然包含某种伦理上的奖惩。

那么，伦理语言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呢？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逻辑实证主义者会说，伦理语言纯粹是情感性的。说“不可偷盗”只不过是在表达对某些人行为的情感，是在发泄情绪，是在感受，而不是在陈述事实。

伦理事实无需以命题的形式记录。因此，这就引出了情感主义伦理学理论，我们将在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遇到它。你会注意到他有一章专门论述伦理学和美学。

最后还有一两件事。死亡。他说，死亡并非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我们活着并非为了体验死亡。因此，我们对死亡没有经验性的认知。我们的生命没有终点，正如我们的视野没有边界一样。

人类灵魂的永恒存在或死后的存在都无法保证。这或许是命中注定，又或许我的存活解开了某个谜题。如果是这样，那么生命之谜的答案就存在于生命本身之外，存在于时空之外，存在于一切矛盾之中。

不，生命及其意义问题的答案在于问题的消失，因为随着死亡，问题也随之消失。没有生命，就没有问题。好吧，那就说到这儿吧。

这是最终结论。哲学中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这样的：除了能说的之外什么都不说，也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然后，再去讨论其他人想说的，以此来证明有人未能赋予其语言中的某些符号以意义。

在经验命题中我们无法谈论的事物，在科学中就必须略过。本书结束。那么，你明白我的思路了吗？好的。

现阶段它和罗素的观点非常相似，非常相似，只是我认为，就其表述方式而言，它更接近逻辑实证主义本身。更接近。有什么问题或评论吗？约翰？没有。

是的。我认为，他真正想表达的是，在这一切背后，生命意义的问题在经验上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问题是那些提出事实性问题的的问题。

这并非在提出事实性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说生命的意义在于来世，在那里一切都会真相大白，或者诸如此类，那么你就是在说生命的意义存在于生命之外。那么，如何用经验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呢？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经验主义者是如何回应他提出的这个问题的。

鲁道夫·卡尔纳普和莫里茨·施利希这两位逻辑实证主义者之间曾有过一场辩论。我记得这场辩论发表在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科学哲学杂志》上。在辩论中，施利希认为，讨论未来状态的永生在经验上毫无意义。卡尔纳普则反驳说，或许只有当我们之后能够获得经验数据时，这种讨论才具有经验意义。

此后，你就会明白。英国宗教哲学家约翰·希克在其思想发展历程的某个阶段——他经历过不同的阶段，现在处于一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当他用经验主义的视角探讨宗教语言的意义时，他谈到了末世论的验证。你看，卡尔纳普似乎认为，对永生的信仰是可以进行末世论验证的，因此它在经验上是有意义的。

希克想说的是，基督教信仰本身是可以进行末世论验证的，所以到了末日，约翰，你可以对别人说：“嘿，我早就告诉过你了。”是的，所以如果你对经验的定义进行扩展，那么未来的经验原则上就可以解释这一切。好的。

他研究过美学吗？他在这方面说过很多话吗？是的。你觉得这会让他反对美学吗？他的确反对，但我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说的。这里有人上过维特根斯坦研讨课，后来研究过美学吗？你涉猎过美学，对吧？他是怎么看待美学的？你能帮我解答一下吗？最近出版了一本他的残篇集，里面包含一些关于美学的评论。

我没读过。我也没读过。我想我们没讨论过他早期作品里的内容。我们讨论的应该是他后期的作品，那时候他用非科学术语来解读日常语言。

所以，以前这其实不算什么问题。好的。那我就说说他后期的作品吧。

后来又有所反思。《逻辑哲学论》出版于1921年。1929年，他离开剑桥大学，放弃了哲学研究。

直到20世纪40年代他才重返文坛。1945年，他出版了《哲学研究》。在这本书中，他告诉我们，图像意义理论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意义。

他的这番评论引发了对可验证性理论的自指性批判。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命题要可验证，它就必须是经验可及的，而意义的可验证性理论本身却无法通过经验获得。所以，你看，它是不可验证的。

而这正是导致逻辑实证主义衰落的原因之一。他还指出，罗素关于原子命题（即不可分割的思维单元）的设想过于模糊。原子命题并没有明确的评判标准。

理想语言的概念过于人为。他认为逻辑语言和符号语言就像士兵在操场上进行队列操练一样。它们很适合用来训练逻辑思维，但在战场上却用不上。

正是由此，他放弃了那种试图将所有有意义的讨论局限于科学讨论的科学主义，转而开始谈论语言游戏。也就是说，他谈论的是各种不同的语言功能，而科学语言只是其中之一。我认为瑞安的意思是，审美语言或许也可以用这些方式来理解。